

嘉绒古碉文化溯源

杨 环

〔摘要〕 嘉绒地属四川藏区，这里的古碉文化极为丰富，是一种最醒目、最震撼人心的古建筑，其文化内涵极其深厚。文章对嘉绒地区的古碉文化，从历史、石棺葬、部落、民俗、建筑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揭示嘉绒古碉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 嘉绒；古碉

〔中图分类号〕 K87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06) 04-0136-05

“嘉绒”一词是一区域名词，它的确切含义是指“东部藏区中以墨尔多山为中心，地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大渡河流域地区和鲜水河、岷江流域少部地区广大高山峡谷农业地区”^{〔1〕}。

四川嘉绒藏区的古碉，早已经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纯建筑物了，它是一种最醒目、最震撼人心的古建筑。其文化内涵非常的深厚，非常令人感慨。是历史与勤劳而智慧的嘉绒人赋予了它灵魂和生命。它以最悠久的历史，保存数量最多，最齐全的类型，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四川西部文化资源的一个亮点。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嘉绒古碉文化进行剖析。

一、古碉与历史文化

（一）砌石建筑的发祥

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发掘，揭示了大渡河上游 5000—2000 年的古文明，它是迄今为止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遗址。并且，其中出现了砌石建筑，而且其“遗址的出土遗物特别是陶器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周边地区同时期古代文化遗址的崭新的文化面貌”，完整地表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时期 3000 年间既有着“先后承继的关系又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标尺性文化遗址。同时，就在这个文化遗址上，还残存有大量的石棺墓葬和数量惊人的古碉。三者重叠在一处的现象从目前来看是绝无仅有的。这对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地区古碉源于岷江上游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

从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均发现石砌建筑物的墙石。亦有较为完整的石砌建筑物。充分证明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石砌建筑已有发育，中路一带极有可能就是四川西部嘉绒地区古碉文化的发祥地。倘若是如此，那么，在四川西部嘉绒古碉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发祥地应是两处，一处就是岷江上游地区，另一处便是大渡河上游地区的丹巴。这两个地区的古碉文化的渊源关系存在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二者各自为源，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互为渗透，相互影响。第二种可能是以岷江上游为源，后传至大渡河上游、乃至雅砻江上游。第三种可能是以大渡河上游为源，后向东拓展至岷江上游地区，向西拓展至雅砻江上游、乃至金沙江上游地区。对于高碉文化的创建者而言，也同样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路人与蚕丛氏同源，即属于冉駹这个部落（部族）系统。第二种可能是，中路人原本就是一个居于大渡河上游的原始土著先民群体，只是这个原始土著先民群体其时还较为弱小，故其种姓不为后人所知，则史书中所不载。后经羌人南徙，发生“羌戈大战”，冉駹（戈人）西移，在这个强大的局势所迫下，融于戈人或后来隋唐时期所称的嘉良夷之中。不过

〔作者简介〕 杨 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隋唐时期的嘉良夷已经不能和早期的冉駹或中路人划等号了，他已经是一个地理范围内众多不同源流支系的部落种姓交错杂居，相互融合的族团概念。

（二）古碉文化的发展

唐时吐蕃兴起并东渐，大量的吐蕃军队和随军移民来到大渡河、岷江上游地区。其中的士兵和移民绝大多数便留居其地，而吐蕃将领则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嘉绒地区解放前地方土司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西藏，汶川县境内的瓦寺土司、金川县境的绰斯甲土司，雅安地区宝兴县境的穆坪土司等都有这样的说法，杂谷土司、梭磨土司还说自己的祖先是唐代吐蕃大将悉坦谋”^[2]。关于绰斯甲、丹东革什札、沃日三土司的来源问题，绰斯甲土司官寨祖传下来一副壁画，记述说：“远古时期，天下有百姓而无土司，后来天上降下一条彩虹，落于奥尔卵隆仁地方，虹内出一颗星，其光亮直射甲绒（甲同嘉，笔者加），甲绒地方有一个仙女，名叫克姆茹来，感星光而后怀孕，生出三卵，能飞。三卵飞至西藏拉萨西北十八天里程的琼布地方，各孵出一子，长生为花卵所生，年长东行为绰斯甲王，其余二卵，一白一黄，各出一子，留琼部为上、下部二王。后来，绰斯甲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名绰斯甲，其后为绰斯甲土司；次子名汪甲，其后为沃日土司；三子叫葛许甲，其后为丹东革什札土司。”^[3]在我国藏区，卵生神话流行范围较为普遍，就是在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有些版本中，也有格萨尔源于卵生的传说。究其缘由，藏族卵生神话源于本地原始苯教的万物有灵崇拜。虽然传说故事离奇古怪而虚幻，但是它却隐含着嘉绒地区上述土司在吐蕃东渐时从西藏来到嘉绒地区并定居的事实。从吐蕃来到嘉绒的军队和移民，带来了吐蕃的文化，并逐渐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使嘉绒地区众多种姓的土著和迁徙的部落逐渐融合到藏族之中，成为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军队和移民来到嘉绒地区，自然会使得嘉绒地区的古碉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古碉文化的衰退

清乾隆年间，清廷曾两次用兵大小金川，时间长达近7年，用兵和耗资数量惊人，据有关资料统计，第一次用兵达75000余人，耗银2000余万两；第二次用兵达20余万，耗银7000万两。

为什么在嘉绒的促浸和儂拉两个很小的土司势力辖区内，战争会持续时间那么长？损失那么惨重？除了大、小金川险要的地势，清廷治边政策的失误和战争中战术上的不妥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赵翼《皇朝武功记盛》中所说的金川地方“尺寸皆山，插天摩云，羊肠一线纤折于悬崖峭壁中，虽将军大臣亦多徒步，非如沙漠之地可纵骑驰突也。其扼隘处，必有战碉，皆以石而穹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清实录·清高宗实录》中也说：“地险碉坚，骤难取盛”。两次金川用兵，都是围绕着“攻碉”和“守碉”而进行的。第一次金川用兵中，清军将领纳亲进剿大金川时，就采用“以碉逼碉”的战术而屡攻屡败。大学士傅恒后采用“碉勿攻，绕出其后，旁探其道，裹浪直入”，“舍碉而直捣中坚”的策略，方使战势出现转机。而促浸土司落罗奔凭借高碉，据险扼守，多次使清军进攻受阻。“大金川土司两处官寨均在大金川东岸，前临激流河川，背倚陡峻山崖，碉寨石卡坚固，易守难攻，清军阻滞”^[4]。第二次金川用兵中，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高碉最为密集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木果木等处。为了打破大小金川两土司的坚固防线，乾隆皇帝不仅派出了他在首次金川之役后建立的“健锐云梯营”前往大小金川参战，同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火炮武器，“选派‘西洋人’傅作霖赴金川助阿桂进剿。西洋人善测量之法，经其测量，火炮命中率高”^[5]。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二月四日，促浸土司索若木在清军的强大攻势和火炮的攻击下，方才宣布投降，长达四年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方告落幕。在今金川县和小金县等县境内的大部分高碉在战争中被毁，嘉绒藏区兴建石碉的势头渐衰。现在残留在大渡河（含大小金川）流域的高碉绝大部分都是两次金川之役后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

二、古碉与石棺葬文化

对于四川嘉绒藏区古碉文化的历史及其渊源关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多。普遍认为：上述两个地区的古碉文化与石棺葬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古代，大渡河上游流域地区实行石棺葬制的先民，是高碉的建造者。高碉与石室之间，有着源与流的关系；高碉是在石室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特殊防御功能的建筑，石室在先而高碉在后。

目前，我国高碉分布的大致情况来看，四川大渡河、岷江一游的嘉绒藏区是我国古碉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区之一。关于这点，前面已经作了叙述。对照史书记载，是极其吻合的，由此证明了史书中

的有关高碉的记载是可靠和可信的；各个时期高碉的分布及其所对应的部落（部族）也是明确的。西汉著名学者杨雄所著《蜀王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时期的蚕丛部落就居于岷江上游，并居于“岷江石室”。《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载冉駹部落（部族）所居地域内所设立的汶山郡，郡治为今茂县凤仪镇附近。可知冉駹部落（部族）的世居地在岷江上游地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对冉駹部落（部族）的记载大体相同。关于高碉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未见其所载，而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才出现。记有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何以见得蚕丛与冉駹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何以见得高碉与石棺葬有直接的联系？在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作了解答，书中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现代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传说，证实了这个历史事实。

在丹巴县的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上，还残存了大量的石棺墓葬，墓葬群周边地区有程度不同的、数量惊人的古碉遗存。从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共试掘开挖了4处#形探方和一条探沟。其中3处探方中“因发现完整的石砌建筑而做保护性回填”，在仅开挖至底的1处探方中，从第3至第7文化层中，均发现石砌建筑物的墙石。另据考古工作队现场拍摄的照片资料中，亦有较为完整的石砌建筑物。充分证明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石砌建筑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是这一地区出现的石棺葬文化和高碉文化相联系的有力佐证。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中，在四川境内，除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多处石棺墓葬外，又在大渡河、雅砻江，甚至金沙江上游地区的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新龙、雅江、巴塘等地相继也发现了多处石棺墓葬。然而上述地区都程度不同地有高碉遗存，高碉与石棺葬之间至少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核心是说这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同一主人。所不同的是，一个作为隐蔽文化而被深埋在地下，一个作为表露文化而残留于地面。

三、高碉与部落文化

嘉绒地区古碉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除政治因素外，还有社会因素。即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及其他藏区又出现分崩离析的状况，部落林立，互不统一的局面复出。各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部落战争与械斗，并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培植武装力量，修建高碉以防外患；在老百姓之间，也常有复仇与偷盗之举，修建高碉以求自防。在整个嘉绒地区，以碉作为专门的防御建筑，以防不测的传统依然被因袭，而且愈建愈盛，至使村村寨寨高碉林立。

高碉既是一种特殊的建筑，但它又常常以独立的形式出现，是战事中的防御工具。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既而就派生出了带有防御性质的高碉，这些高碉有：家碉、寨碉、战碉、烽火碉、界碉、要隘碉等。纵观整个嘉绒地区的高碉，不外乎两个大类，即家碉与界碉。

所谓家碉，就是以一户人为单位修建的碉。修建碉的一切支出均由这个家庭承担，高碉一般与家居房屋紧连，所有权归建碉户所有，平时多用以家庭的物资储藏和防卫用。若发生大的战事，才投入到集体的防卫与战斗中。

另一类为寨碉。寨碉一般为以部落为单位修建的碉。修碉时由部落首领发布命令，在其所辖范围内择其地形而建，建碉的投工与经费、物资全部由集体共同承担，碉修好后由部落首领指派辖区内的寨民坚守。寨碉这一类，还可以划分为若干功能的碉，如界碉、战碉、风水碉、烽火碉、要隘碉等。在寨碉中，多数碉一碉多能，既是战碉，又是烽火碉和要隘碉。界碉一般建在部落与部落，或是村寨与村寨之间自然分界线不明显的地方，作为界标，以避免边界争端或纠纷。烽火碉和要隘碉，一般都修在视野十分开阔的山梁或谷岔口、要道旁，以作为警戒用，倘若发现紧急情况，便可以烽火为号，以便及时通报，避免因遭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亦可向友邻寨落发出求援信号，及时予以援救；若有战事发生，烽火碉和要隘碉便成为第一道防线，直接投入防御战之中。在部落内的要道口或是人户密集的中心区，往往还建有一些战碉，这些战碉与众多家碉互为犄角，组成一道极其坚固的防线。

在冷兵器时代，以碉固守，其主要武器是使用弓箭和用手投掷石块，来抗击进犯之敌。所以，凡是家碉与家碉之间超过一箭之地，就不能相互照应和援救，则必须在弓箭射程以内修建供集体使用的战碉。在一个部落、一个土司或一个村寨区域内，由若干座家碉和寨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高山峡谷地区抵御外来侵扰的完整防御体系，一座高碉就是一个火力点，若干高碉便形成一片立体

的火力网，在冷兵器时代，高碉坚不可摧，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奇效，其防御性和战斗性均得以充分体现。千百年来，人们因袭相传，久盛不衰。

在乾隆时的两次金川之役中，高碉的坚固性和良好的防御性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倘若不是清廷使用重型火炮的攻击，这场战役不知还要延至何时。因此，高碉在冷兵器时代，作为专门的安全防卫设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四、古碉与民俗文化

千百年来，高碉与嘉绒藏族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当地藏族民众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有的原来存在，但在近代高碉的功能退出历史舞台后，随之而逐渐消失；有的却一直伴随着遗存下来的高碉，至今犹存。

至于民间所称的房中碉、经堂碉、阴阳碉、姊妹碉、公碉、母碉等，均可归入家碉和寨碉两类之中，只是这些名称均对其实有所指而已。这些有名讳的高碉有的与当地民俗事象有关联。

在嘉绒历史上，不仅男孩 18 岁成年，要在高碉下举行成年礼；女孩 17 岁成年，也需在高碉下举行成年礼；凡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在高碉下，唱山歌，跳锅庄。仿佛高碉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由此可见高碉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嘉绒地区的古碉遗存中，墙面上还保存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宗教符号，诸如用白石砌成的拥忠符号，“白塔”符号。它明确告诉人们，高碉的主人信仰“苯教”或是藏传佛教。而在有的高碉上端，却用白石砌成“一”字形，就使人半知半解了，可知的是，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体现了当地人们的白石崇拜，而不可知的是，为什么要砌成“一”字形？

高碉还有一种特殊的标记。这个标记，体现着当地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一方面它代表着这座高碉修建时是男人当家，另一方面垒砌了这样的标记，神灵就会保佑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多子多孙。这种碉就叫“公碉”。一般家碉才有这样的标记，寨碉是不会有。关于“母碉”的说法则众说纷纭，如果女性当家时建碉，那么所建的碉即应是“母碉”。那么，“母碉”的具体标志又是什么呢？其具体表现手法比较含蓄。嘉绒妇女在过去都穿百褶裙，那些高碉外墙凡看得出横向的一道道砌墙时所留下的找平线痕迹，便意会是女性的百褶裙，此即代表“母碉”。不过也有否定此种说法的，认为“母碉”的标记在碉内，由于现存的高碉遗迹大部分内部楼层均已塌陷，人们无法攀登，故难以找到具体标记。不过，无论各说异，但嘉绒藏族生殖器崇拜在高碉中的表现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三角碉是丹巴高碉中的极品。为什么要修十三角的碉呢？这个问题的民间说法就更为复杂了。有的人说，13 这个数，在藏族民间乃至在其宗教中是一个吉祥的数目，同时也有其宗教神圣的内涵，在藏式佛塔的塔刹的环形部分，共有 13 级环，它代表十三天极；布达拉宫的整个层数也为 13 层。有的说，高碉的角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多一个角就代表高碉的主人在当地高一层权力和地位，角越多权力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自然也就更富裕。有的人又说，丹巴这个地方风大，碉修高了，迎风面受力大，高碉长期受风力影响，会倾斜，会缩短寿命，角修多了，会分散风力，从而会延长高碉的使用寿命。还有人说，丹巴民间还一种古老的舞蹈，叫“十三战神舞”，十三战神是嘉绒的护卫神，人们不仅用舞蹈来祭祀，而且，修建十三角碉来以示崇奉。

五、古碉与建筑文化

岷江、大渡河上游系青藏高原东部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那里高山连绵，天然石块遍野，建筑高碉与民居所用的石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天然石块砌筑建筑物所形成自远古以来的建筑传统，久而久之，砌石技术便成为当地居民中普遍的一种绝技，特别是在高碉建筑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高碉与民居的关系

在嘉绒地区，高碉与民居在渊源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自然，民居是嘉绒石砌建筑的母体，正如《后汉书》中所说的“依山居止，累石为室”，故在学术界也有“邛笼为室之制始于嘉绒”的说法。高碉是后来逐渐从“石室”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建筑。从高碉与民居之间的依存关系上讲，则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古代的部落和土司制度时期，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乃至民间内部的宗族间的争斗是常有的事，假如唇寒，则齿亦亡。就建筑技术而言，民居与碉均为石木结构，其墙体有砌筑方法是一致的。在“丹巴村寨居民更与它处不同，凡生子必建一碉，否则成人后娶不到妻子。平民之碉自不如土司头人那般雄伟，仅三、四层，与居室相连。丹巴县署后北山上，均一碉一

室，这一带即为古代‘千碉之国’所在”^[6]。现在的嘉绒藏族民居在建筑过程中，已经不再建碉，但是，在房屋的顶部，均建有一个四方形的帽形顶层，四角呈月牙形，有的称牛角形。四角角顶除安放白石，以作诸神的象征进行崇奉外，角后还专设有插入嘛呢旗的钻有孔洞的预留石插板；后方中部还设有用作“煨桑”用的松科。各语言区对这个高出的顶层部分均呼为“拉吾则”，其内涵则代表是曾经建造高碉的位置，由于后来高碉已失去防御的功能，故仅作为一个标志而已。

现在的嘉绒藏族民居，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基本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在局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并未影响其传统风格和基本格局。在民居建筑中，依然使用天然石料和泥土，进行人工砌筑，砌筑方法大体与高碉相同。

（二）高碉的建筑技术

在古代，修建高碉时，无论是家碉还是寨碉，均需集体出工，众多人手才能完成。家碉修建时所需的人手，通过换工来实现；而寨碉修建的人手则由部落首领或土司指派而定。男性一般承担砌筑墙体，上山砍伐木料、备运石料等技术性强和重体力的劳动，女性承担备运泥土、背水、合泥及其他辅助性劳动和杂务。一座高碉，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才能完成。

根据建筑的发展规律和民间口碑，最早出现的碉形为四角碉，五角碉是在四角碉基础上的一种特殊表现，此后才是三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十三角碉，各种碉的建筑技术基本相同。就凭简单的工具、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用天然石块和粘土砌筑高大的建筑；反手砌筑，收分准确是嘉绒藏族工匠千百年来所练就的绝技。一般男子，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砌石技艺，故大部分农村男性成人都或多或少擅于此技。

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民俗篇》中将丹巴民间的砌石技艺称之为“叠石奇技”。文中对这种技艺进行了如下描述：“康番各种工业，皆无足观。惟砌乱石墙之工作独巧。‘番寨子’高数丈、厚数尺之碉墙，什九皆用乱石砌成。此等乱石，即通常山坡之破石乱砾，大小方圆，并无定式。有专门砌墙之番，不用斧凿锤钻，但凭双手一兜，将此等乱石，集取一处，随意砌叠，大小长短，各得其宜；其缝隙用土泥调水填糊，太空处支以小石；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并能装饰种种花纹，如褐色砂岩所砌之墙，嵌雪白之石英石一圈，或于平墙上突起浅帘一轮等是。砂岩所成之砾，大都为不规则之方形，尚易砌叠。若花岗岩所成之砾，尽作圆形卵形亦能砌叠数仞高碉，则虽秦西砖工，巧不敌此。此种乱石高墙，且能耐久不坏。曾经兵燹之处，每有被焚之寨，片椽无存，而墙壁巍然未圯者。甚有树木自墙隙长出，已可盈把，而墙不倒塌者。”

高碉在建筑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建筑学中的三个力学原理。一是在基础施工中，采用了筏式基础，筏式基础是所有基础类型中，基础与地基面的接触面最大，压强分布最小的基础，从而可以增加基础的承载力，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二是在墙体的砌筑中，采用收分技术，一方面可以降低建筑物的重心，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轻建筑物的自重。三是在六角以上的高碉内部采用了圆形筒体技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碉的筒体力学性能。正是由于上述建筑力学的支撑，才使得高碉建筑不仅仅是艺术品，而且成为世界石砌建筑的精妙之作和珍贵遗产。

高碉建筑是藏族建筑中的一种特殊建筑，是嘉绒藏区石砌建筑的最高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丹巴和大小金川嘉绒藏区石砌建筑中技术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的千古绝唱，成为了藏族建筑的一大奇观。高碉建筑充分显示了藏族利用天然建材，运用夯筑和砌筑传统技艺和非凡才能。

〔参考文献〕

- [1] 杨嘉铭，杨艺. 千碉之国 [M]. 成都：巴蜀书社.
- [2] 达尔基，李茂. 阿坝通览 [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 [3] 孟富春收集整理. 丹巴土司历史沿革 [J]. 丹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4] [5] 雀丹. 嘉绒藏族史志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宋友成. 嘉绒藏族历史及族源 [J]. 嘉绒藏族研究资料丛编.

（责任编辑 文 音）